



【英】安东尼·瑞恩 / 著 露可小溪 / 译 重庆出版集团

重庆出版社

卷二

# 渡鸦之影

北塔之影 下

A Raven's

Shadow

*Tower Lord*

A Raven's Shadow: Tower Lord 下册

# 渡鸦之影

卷二 北塔之主

[英]安东尼·瑞恩/著  
露可小溪/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A Raven's Shadow : Tower Lord  
Copyright © 2014 by Anthony Ryan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,  
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(USA)LLC,a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.  
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6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.,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4)第155号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渡鸦之影. 第2卷, 北塔之主 / (英) 瑞恩著; 露可小溪译.

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229-10335-4

I. ①渡… II. ①瑞… ②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96501号

## 渡鸦之影(卷二): 北塔之主(上下册)

DUYA ZHI YING (JUAN ER): BEI TA ZHI ZHU (SHANGXIA CE)

[英] 安东尼·瑞恩 著 露可小溪 译

出版策划: 重庆天健卡通动画文化有限责任公司

联合统筹: 重庆史诗图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邹禾 许宁 方媛

装帧设计: 谢颖设计工作室

封面绘画: NAVAR

责任校对: 胡琳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 
[cqchs.tmall.com](http://cqchs.tmall.com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22.75 字数: 610千

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0335-4

定价: 76.80元

如有印装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第三部

如有学生认为，诵经圣者的角色古已有之，代表库姆布莱敬神传统的原始形态，是依照先知的要求，以凡胎肉身承载世界之父的意志与权力的神圣代言人，这也是情有可原的。然而，《十经》里不曾提及这样的人物，至于教会现行的权力架构，由于其矛盾之处纷繁复杂，我们难以理清辨明。

最早有关任命诵经圣者的记录仅在三百年前，当时也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荣誉称号，授予特别虔诚的牧师。教会中由一个人掌握无可争议的绝对权力，这种制度也是两百年后传到库姆布莱所在地才得以确立，并且遭到了强烈的反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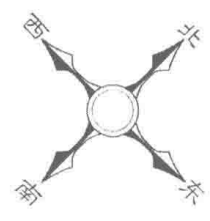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邓得里什·亨德拉尔宗老，《谬论与教义》

敬神本源，第三宗档案



冷铁河

# 埃尔托城



## 佛尼尔斯的记述

当曙光刺破城市上空的滚滚浓烟，将军妻子终于命我退下。早前，双方交战的声响已然减弱，但截至目前，仍没有信使带来胜利的消息，而城墙豁口处不断有倭拉伤兵蹒跚退却，说明这场战斗远未到最后一刻。伤兵全是自由剑士，那些奴隶士兵当然只能在哪儿倒下，就在哪儿等死。

将军在底舱玩弄床奴的时候，我以浓烟滚滚的埃尔托城为陪衬，向将军妻子讲述了我所认识的艾尔·索纳，知无不言，足足花了好几个钟头。她好奇心极盛，提了不少问题，但就我感觉，她似是刻意描绘想象中的希望杀手。

“这么说，对于你们所传闻的那些神力，你根本没有亲眼见他施展过？”她问，当时我正讲到艾尔·索纳在帝国期间的一些传说。

“他不过是个凡人，女主人。”我回答，“武艺极高，老奸巨猾，这倒不假。他拥有敏锐的洞察力，很多人可能误以为那是什么魔法，但我没看到可信的证据，证明他能够读心、与野兽或是死灵交流。”

“当他面对我亲爱的夫君时，你觉得他会展现出老奸巨猾的一面吗？为了挽救埃尔托城，要点什么小聪明。”

她语气轻快，暗含讽刺，我由此确信，这个女人有根深蒂固的宿命论，仿佛这儿发生的一切无甚新鲜可言，结局也早已注定，不可逆转，而且极其乏味。“我认为是的，女主人。”我回答。

“算他擅长谋略吧。”她笑了笑，“这种人我见过不少。有个家伙自以为天纵奇才，派出五万人，结果全在浸满油的沼泽里烧死了。你说，如果艾尔·索纳统率疆国禁卫军对抗我丈夫，会不会是同样的下

场呢？”

她肯定知道，这么敏感的问题，如何回答关系到我的身家性命。“这种事无法推断，女主人。”

“噢，我觉得完全可以，尤其是对于精通历史、知悉古今战役之人，比如说你。”

如此咄咄逼人，我非回答不可，然而我也知道，若是一味奉承她丈夫，她不但听得出来，而且绝对不会受用。“战争大臣过于自负，”我说，“另外，遭到盟友背叛是意料之外的事。艾尔·索纳不会这么容易受骗。”

“而且他寡不敌众。你说过，这是决定性的因素。”

“在莱伦绿洲，艾尔·索纳只带了几百人，就改变了一整支帝国精兵的行军路线。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打胜这一仗，他肯定能想到。”见将军妻子扬起眉毛，我才回过神来，赶紧补了句“女主人”。我吓得心脏怦怦乱跳，额头渗出冷汗。

“我还奇怪呢，以为你得意忘形了。”她说。

“请原谅，女主人……”我语无伦次地道歉，但她挥手打断，望向浓烟弥漫的埃尔托城。“佛尼尔斯大人，你是不是有妻子？”沉默片刻，她问道：“有家人在阿尔比拉等你回去？”

这个问题无需思考，我多次回答过。“我耗费全部的精力著书立说，无暇分心，女主人。”

“分心？”她回头看我，面带微笑，“爱情也算分心？”

“我……不知道，女主人。”

“你撒谎。你爱过一个人，却失去了她。到底是谁呢？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姑娘，令我们伟大的学者也心生敬佩？她写诗吗？”她假装懊恼地噘起嘴。若不是怕得要命，那一刻我怒火中烧，恨不得一把将她掀到海里去，兴高采烈地看她淹死。

我选择了最安全的做法——撒谎。“她死了，女主人。死于

战乱。”

“噢。”她神色一凛，扭过头去，“真可怜。你应该休息了。等到明日，我亲爱的夫君还有很多血腥的细节要你记录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”

“谢谢，女主人。”我鞠躬道别，然后克制住逃跑的欲望，快步走下通向舱房的梯子。将军生性残忍，令人害怕，但我终于意识到，在这艘船上，最该害怕的是他的妻子。



我睡了大约两个钟头，又做起了鲜血淋漓的噩梦，疆国禁卫军败北的壮烈场面再度来袭。当他们转而攻击己方侧翼，战争大臣脸上的表情……凯涅斯兄弟试图集结起逃窜的士兵……

醒来后，我强行喝掉了放在门口的稀粥，又花几个钟头修改前一天的记述，以求合理合情地解释倭拉大军在进攻中的费解之处，并确保在行文中表现出将军深谋远虑，早已为城内的持久战做好了精心准备。

不久，我接到传唤，来到甲板上。他召开了作战会议，地图桌周围站满高级将官，一名校尉正在汇报战况。“我们采用纵火的方式把他们逼出来，起到了一定的效果，将军大人。”那人满脸都是烟熏火燎的痕迹，声音异常疲惫，“但他们反应很快，在街道之间设立障碍，阻止火势蔓延。还有，这座城大多是石头建筑，不易燃烧。还有我们的士兵……水火无情，我们损失的人手也不比他们少。士气……很低落。”

“如果你的士兵这么容易尿裤子，”将军回答，“我们有经验丰富的督头，最擅长用鞭子把那些不听话的家伙治得服服帖帖。”他目光一转，望向旁边的倒霉蛋，那是自由剑士的指挥官，脸被熏黑了，面颊上还有一道刚刚缝合的刀伤。“你呢？昨天动了鞭子没？”



“抽了四个人，将军大人。”此人声音嘶哑地回答。

“那今天就抽六个。”他扫视了一圈，搜索下一个猎物。“你！”他用指头点了点一个机械师打扮的人，那人负责弩车和投石机。“我说的拿俘虏吓唬人的小把戏，你们试了没有？”

“试了，将军大人。”对方回答，“遵照您的吩咐，扔过去了五十颗人头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那人支支吾吾说不出什么，校尉开口了：“敌方也俘虏了我们的人，将军大人。他们从街垒那边给我们扔回来了五十颗人头。”

“女巫干的好事。”一名瓦利泰的营尉轻声咕哝道。

将军双眼冒火地瞪着他，手指犹如长枪，直直地戳了过去。“此人即刻革职，贬为普通士兵。给我拉走，今日安排他第一批冲锋。”

罪人被带走了，他则盯着地图不动。“既不合情理，也不合历史。”他喃喃道，“城墙失守，城池必然沦陷，胜者肆意抢掠财物和俘虏。向来如此。”他抬起头，目光投向我：“难道不是这样吗，我学识渊博的奴隶？”

可能是陷阱，抑或真是无知。无论怎样，我没有时间精心编造谎言。“恕我冒昧，主人，并非如此。眼下的……困境，历史上也有参照。”

“参照。”他轻声复述道，然后直起身子，哈哈一笑，将官们也松了口气，纷纷附和。将军张开双臂，眉毛一扬：“那就教教我们这些愚昧无知的倭拉蠢货吧，伟大的佛尼尔斯。你所说的参照发生于何时何地？”

“是锻造年代，主人。大约是八百年前，打造倭拉帝国的一系列战争。”

“我知道锻造年代，你这个阿尔比兰贱货。”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明显克制着没有发作。我确信，我这条小命之所以能保住，很大程度

上归功于他妻子的影响。“接着说。”等怒火平息了，将军没好气地命令道。

“克希亚城，”我说，“如今埃斯克希亚省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。它是最后一座被帝国大军征服的城池，坚持了大半年后，城墙失守，但战斗仍未结束。克希亚城的国王是威名在外的战士，根据传说，他还是强大的魔法者，给人民提供了超乎想象的耐力。每间房屋都成了堡垒，每条街道都成了战场。据说，绝望和恐惧的情绪弥漫在帝国军队中，因为对面的那座城永不沦陷。”

“结果还是沦陷了，”将军说，“我亲自到克希亚的废墟上走了一遭。”

“是的，主人。”我说，“议会指派了新的将军，形势发生逆转。瓦特克将军，史称‘矛尖’，因为他永远亲自带兵参战，从来都是第一个冲锋陷阵。有他的英勇无畏作榜样，士兵们消除了恐惧。经过好几周的激战，克希亚城沦陷了，所有男人都被杀死，妇女和孩子成了奴隶。”

现场鸦雀无声，将军冷冷地瞪着我。我尽量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，面无表情。读者应当理解，我说这番话并非出于勇敢，也无意含沙射影，借古讽今。我不过是服从主人的命令，道出了史实，至少史书是这样记载的。

“夫君大人。”佛奈娜出现在甲板上，一袭素净的白布长袍，搭着一条红绸披肩。她走到丈夫身旁，搁了一杯酒在他手边。“再喝一杯吧，亲爱的。我那昂贵的奴隶净说些陈谷子烂芝麻的野史，你不必听进去。”

将军慢慢地端起酒杯，喝酒的同时，他始终盯着我，时间之久，足以考虑清楚有关惩罚的种种事项。“我们在该省抓了多少奴隶？”他扭头看着校尉。

“不如别的地方多，将军大人。可能有三千。”

“那么明天扔五百颗脑袋过去。”将军命令机械师，“挖掉眼珠子。砍头之前先用酷刑，刑场就设在街垒附近，要俘虏们喊自己的家人。要是他们也砍了我们的人作为回应，不必介怀。只有懦夫才会沦为俘虏。如果明天他们还要顽抗，那就送一千颗人头过去。”他喝光了酒，把杯子甩到一边，朝我咧嘴笑道：“奴隶，听到没有？我也知道怎么作榜样呢。”

## 第一章 瑞瓦

“我不穿那种玩意儿。”

韦丽丝小姐笑了。她手里拿着一条淡蓝色的裙子，瑞瓦连连后退。“可是很衬你的头发啊，”她说，“至少试试看嘛。”

“我自己的衣服呢？”瑞瓦问。

“烧了，我希望是烧了。那种破衣服不适合封地领主的侄女。”

“那我就换衣服了。”她此时穿的是送早餐的女仆留下的便装。昨天晚上，伯父的侍卫带她进了这间房。当时庄园上下乱成一锅粥，按照韦丽丝的命令，侍卫们彻查所有房间，连壁橱也不放过。瑞瓦却没什么感觉，她满心绝望和悲痛，头晕目眩，浑身无力，仅仅是听从指令，跌跌撞撞亦步亦趋，对别人的提问充耳不闻。杀了她。牧师当时说。杀了她……

房里有一张大床，她一进去就立刻瘫倒在上面，缩起身子，抱住膝盖。她不愿意哭，可泪水忽然涌出眼眶，滑过脸颊。杀了她……睡意袭来，一夜无梦。当她醒来，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地盖着被子，一个女仆正将早餐托盘搁在梳妆台上，门口还有一名侍卫。她没想到自己竟有如此疏于防范的时候，被人脱光了衣服也没惊醒。

韦丽丝放肆地打量她，满眼羡慕之情。“我也想啊。可我觉得你伯父还是喜欢小孩子打扮得体面一点。”她把裙子扔到床上，仍旧目不转睛地盯着瑞瓦，丰满的嘴唇掠过一丝笑意。

“你太不礼貌了。”瑞瓦抱怨着，拿起了裙子。

韦丽丝笑了，转身走向门外。“等你换好了，有侍卫送你下去。”



花园的灌木丛当中摆了一张小圆桌，伯父坐在桌边，一瓶酒已经喝掉大半，可瑞瓦推断现在才九点多钟。酒瓶边搁着她昨晚偷来的长剑。韦丽丝小姐正在附近读一份卷轴。

“我勇敢的侄女！”封地领主起身招呼她，笑容温暖灿烂。瑞瓦接受了他的拥抱，没想到伯父又亲了亲脸颊，酒臭扑鼻而来，熏得她皱紧了眉头。

“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等伯父放开手，她问道。

“啊，看来你的外祖父母真的用她的名字给你起名了。”他回到桌边，示意瑞瓦也就座，“我很高兴。”

“外祖父母？”她站在原地，环顾花园四周。好多侍卫。

“是啊。”伯父有些茫然，“不是他们抚养你长大的吗？”

那一刻，瑞瓦放弃了一切逃跑的念头。她走到空椅子边，坐了下来。“我的外祖父母死了，”她说，“我母亲也死了。我父亲……”她沉默片刻。父亲的遭遇，无需多言。“您怎么不让他们杀了我呢？”

他笑了，又往杯子里倒酒：“那我成什么伯父了？”

“您认识我母亲？”

“认识。当然不如对你父亲那么熟悉，可我记得很清楚。”他红通通的双眼端详着瑞瓦，“真是漂亮啊，还特别活泼。汉提斯爱上她一点儿也不意外。我看见你的时候，还以为是她的鬼魂回来救我了。你和你母亲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除了眼睛。你有汉提斯的眼睛。”

爱上她？对于父母之间的关系，牧师没留给她任何想象空间。你母亲是妓女。他直截了当地说。是圣父为真刃降下神谕之前的诸多诱惑之一。如今你有机会赎清她的罪孽，为你私生女的空洞人生赋予意义。

“如果她不是女仆，他们可能就结婚了，”伯父接着说，“你祖父

得知你即将出生，当时气得呀，那场面可有看头了。当然了，那些年还有别的姑娘，有几个私生子，可他一个都不想要。你祖父给了瑞瓦一大笔钱，送回她父母的农场，汉提斯也被派到尼塞尔边界，对付一帮极其凶残的匪徒。当你母亲难产而死的噩耗传到他耳朵里，我认为，他若不是悲伤过度，不可能做出那般鲁莽的举动。老汉提斯绝不会冲向三十英尺开外的弓手。”

“‘虽然背负罪孽，但即将成为真刃的人永不逃避责任，’”她背诵起经文，“‘他为民效命，却被法外之徒的一支箭射中，身负重伤。他丧失一切意识，在痛苦之中躺卧数日，最后圣父神谕唤醒了，他将新的使命交付于他。’”

“这么说你知道《第十一经》？”

“了如指掌。”那是打出来的，打到我比他还要熟悉经书。

“昨晚那人，”封地领主说，“你认识他，对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，一时哑然，说不出“牧师”这两个字。

“那你知道他的名字，”韦丽丝的目光离开卷轴，投向瑞瓦，“他的同伙，就是被你砍残废了的那人，什么都不肯告诉我们。”

“他不大可能知道。圣子们很少使用真名，彼此之间也不会提起。”

“圣子。”伯父叹着气，又喝了一口酒，“当然是他们咯。还会是谁？老是天杀的圣子。”

“不过，”韦丽丝又肆无忌惮地打量起瑞瓦，和先前一样兴致盎然，“现在我们有了圣女。”

“侄女，”封地领主淡淡地说，“是我的侄女，参事。”

“别误会，大人。毕竟，和您一样，这位有趣的姑娘于我有救命之恩。我别无他想，只希望讨她欢心……”

“那个残废，”伯父打断她的话，“还说了什么有用的消息吗？”

“全在这儿。”韦丽丝把卷轴扔到桌上，“净是毫无新意的胡说八

道，什么为世界之父光复封地，结束异教徒统治之类的。费了点事儿，他才合作。”

穆斯托尔大人拿起卷轴，眯着眼睛读起来。“是女仆吗？”他问，“他们就是这样进来的。”

“看来她很有同情心，不料得到的回报却是被割了喉咙。以后雇人，我要更加严格审查才是。我正派人搜查她的房间，不过怕是搜不出什么来。”她神情严肃地望向瑞瓦。“名字。”她说。

“我从来不知道，”瑞瓦回答，“牧师从不说出圣父赐给他们的名字。”

韦丽丝和穆斯托尔交换了眼色，她脸上掠过胜利的喜悦。“什么也说明不了。”伯父提醒道。

“也许只是时候未到。”韦丽丝轻轻一弹手腕，离开了小圆桌。“不过很有启发，对付我们的俘虏，我又想到了新的路子。请允许我告退，大人。”她又向瑞瓦鞠躬，“小姐。”韦丽丝走了几步，经过瑞瓦身边时，伸手搭在她肩上。“对了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可以算作我对你表达的敬意。一会儿就到。”她眨了眨眼，然后顺着砾石小道，大步流星地走向主楼，看上去干劲十足。

“她会折磨那残废吗？”瑞瓦问。

“没那么粗俗，”他回答，“除非真有这个必要。韦丽丝小姐擅长调配某种草药，可以松弛人的舌头，还有意识，审问起来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这位参事的言行偶尔有点……不太含蓄。但她忠于封地，也忠于我。这是毫无疑问的。”

“我不喜欢她看我的眼神。”

穆斯托尔大人笑了，他把剩余的酒全倒进了杯子。“只当是恭维吧。她这人很挑剔。”

瑞瓦不愿再就这一话题探讨下去，她伸手摸了摸剑柄。“您保住了它，”她说，“还收藏起来。我应该为此感谢您。”

他皱起眉头，不解地说：“你曾祖父的剑一直挂在练功房，打我记事起就没动过。我特别好奇的是，你干吗千里迢迢而来，就为偷这把剑？”

“曾祖父？”她呻吟了一声，抽回手，“我以为……”我跑了这么远，结果一无所获。

“你以为这是汉提斯的？”他眉毛一扬，明白了，“真刃之剑。确实是伟大而神圣的遗物。我也希望我拿到了。”

“您没拿到？”

“他死的时候遗失在凌绝堡了。等我想起来去找，已经无迹可寻。我当时应该要求艾尔·索纳，逼迫他兵团里的地牢鼠辈们交出来，可惜那时候我人微言轻。”

“全都白费了，”瑞瓦轻声叹道，“我走了那么远的路，一路上撒谎、伤人、杀戮，却是为了找一样根本找不到的东西。”

“牧师。是他派你来的吗？”

“他派我去送死，我现在明白了。艾尔·索纳说得对。我的任务就是成为又一个殉道者，他们好以此为号召，重组真刃之子。这就是牧师的计划，从我蹒跚学步开始，他养育我的目的就是要我死。”

“你一点儿也不记得从前的事了吗，不记得你的外祖父母吗？”

“有一点……印象，在认识牧师之前，还有些面孔很熟悉，很慈祥。但他们就像一个梦。可牧师如此真实，他的字字句句都是圣父的真理。只不过他本人是骗子。伯父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圣父之爱又算什么呢？”说着说着，眼泪又涌了出来，她只好用那条滑稽裙子的花边袖口抹去。

伯父喝干了杯里的酒，拿起空杯子晃了晃，仆人赶紧一路小跑去取酒了。“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的好侄女。”他凑近了，压低嗓门耳语道：“世人或许认为我是不敬神的罪人，可我从不怀疑，圣父始终注视着我。我每天都能感觉到，圣父的目光满满的……全是失望。”



她没忍住，破涕为笑。

“不过还有，”他接着说，“除了圣父，还能有谁会给我送来如此大礼？一个救星，一个侄女，恰好就在刺客来杀我的那一晚。你要说圣父没有插手这件事，我可不信。”

他听见大门打开的声响，便转过身去。“啊，看来参事的礼物送到了。”

一群人走进门来，瑞瓦立刻警惕地站起身，只见四名侍卫正推搡着一个肩宽体壮的少年。他们站住了，瑞瓦跑上前去，发现阿肯眼底有一处青紫色的瘀伤。“你们对他做了什么？”

“抱歉，大人。”见穆斯托尔慢悠悠地踱了过来，带队的军士说，“这小子看见我们来了，就跳出了酒馆的窗户，怎么也不肯听我们解释。”

瑞瓦摸了摸阿肯脸上的瘀伤，皱眉道：“我说了叫你别等。”

他不好意思地做了个鬼脸：“不想一个人去北疆。”

封地领主心照不宣地干咳了一声。“到头来，”瑞瓦说，“我们真要跟我伯父一起住了。”



他们给瑞瓦安排了一个女仆，此人沉默寡言，鲜少提问，但目光敏锐，她怀疑女仆主要的职责是向韦丽丝小姐打报告。她有了不少衣服，还有几间房，就在伯父及其参事的楼下。阿肯则住到了隔开的侧楼里，不知道这样的安排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味。

“他只是我的朋友。”次日清晨吃早餐时，面对封地领主的提问，瑞瓦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“阿斯莱朋友。”伯父一语点破。

“和韦丽丝小姐一样。”她应道。

“所以为了应对那些封地独立分子的冷嘲热讽，我有了丰富的经